

宙 星 创 作 选

诗与文

张宙星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诗
与
文

张宙星／著 · 宙星创作选 · · ·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与文:宙星创作选/张宙星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6

ISBN 7-5006-6918-6

I. 诗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2853 号

责任编辑:李 杨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 64007781 Email: Liyang@cyp.com.cn

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电话:(010) 64001911

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00×1000 1/16 10.5 印张 1 插页 50 千字

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84035821

序

朋友张宙星用特快专递邮来了他的创作选复印件，嘱我写序。一读，方知是一本“杂”文集，里面不仅有作者早年的习作小小说，还有短诗、知性散文诗、随笔等。而且从内容上看，的确也“杂”得很：怀人、记事、谈青春、述情怀，更有对亲人的追念等等。读来，给人以“杂”七“杂”八、随其自然的感觉，一如张宙星的为人。

近日，偶读《论语》，喜欢上了孔子的一句话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张宙星就是这样的人，他懂得自己要做什么，并始终坚持，正如他在散文诗《我的路》中写道：“我仍然站在自己的路上，……也许，我不近世故，也许，我太出格了。哦，我知我将背起一个沉重的自己。”他遵从德性修养，对家人对朋友泛爱众而亲仁。他辞掉公职，淡对名利，专心为父辈写史，实为大孝。他多才多艺，极好收藏，游历天下，是一个生活铸满情趣的人。

我做编辑十多年来，读人读文甚众，张宙星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位。所谓“特殊”，一是他由著名史学家李衡眉重荐，并在我编辑的版面上发表了介绍张宙星的专访文章；二是他并非山东烟台的本土作家，只是客居山东莱州，为父辈著书立说；三是他性情率真而脱俗，思维敏捷而见解独到。而我因偏好他文笔的洒脱，便时时摇旗呐喊，鼓噪他忙里偷闲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在我编辑的版面上舞文弄墨，这样，便有了多年的文字交情。他父亲是一位儒雅的老将军，罗竹风、峻青、李苦禅、崔子范等文人墨客常常是家中的座上客，少时的张宙星在大人的谈文论画中开始了他艺术的启蒙。1983年，他将自己随性而发的几篇习作交给著名诗人严阵，便得了首肯。但他并不是把自己的全部

交与缪斯女神，十年后他悠忽一转身，专心为父辈写史，为此耗去了他全部的精力。在现今繁杂多变的社会中，一个人能用一种不循常规的生命姿态来体现自己的价值，这是让我最为感佩的。面前的这本小书虽然不是宏篇巨制，但却记录了一个特别的真实的灵魂。

文学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真，真情、真诚、真言，而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简，简约、简练、简单。在这本书中张宙星真诚地说出了自己对生活、生命的感悟，怀着强烈的艺术之爱，用简白的语言风格，阐释了一个少年、青年、中年张宙星的人生追求，尽管书中有几篇粗糙之作，但瑕不掩玉，值得一读。

胡文君

2006年1月27日于烟台

目 录

小 说

好谜 /003

小说二题 /006

散 文

回乡纪述(外一章) /011

京都十月 /014

诗

顾盼、回归、离去 /019

无题 /023

散文诗

年轻人 /027

农人曲 /028

下雨天我们不带伞 /029

大马路小胡同 /030

读巴尔扎克像 /032

小径黄昏 /036

孩提感觉 /037

四季赋 /038

一个小你和一个小我 /040

原始与现代 /042

残梦 /043
今晚,这夜来得更深沉 /045
空白 /047
小径条条尽头还是路 /048
你需要走进自我 /049
自食 /050
歇斯底里,却难抵一声他人的支吾 /051
独白 /053
双重角色的叫喊 /054
遇一朋友,无言以对 /055
图腾 /056
我要问 /058
无题 /059
我问自己 /060
隐私 /061
冷风景 /062
自在 /064
厂甸、海王村、琉璃厂 /065
随笔(外一首) /068
胜负手 /069
自然与人性 /070
流逝 /071
沉默 /072

推开自家门的那一刻 /073
不期而遇 /074
别 /075
十八岁有十八岁的梦 /076
母亲与孩子 /077
黄昏 /080
履历 /082
月色下,我在等你 /083
失落 /084
无甚干系 /085
城墙,古老的 /086
凭吊 /088
我的路 /089
风雨夜景 /090
我们拥有一个窝棚 /091
我的眼前只有一个颜色 /092
写给一个有了感觉的她 /093
路 /094
我为我的小狗的死而哭 /095
孤灵 /096
生 /097
她说:瞧那些眼,我好怕 /098

附：读宙星散文诗 /100

随 笔

我与史学家李衡眉二三事(外一篇) /107

附：访〈掖县三支队〉的作者张宙星 /114

读张英军的雕塑 /119

我与峻青叔叔 /121

又见烟台 /128

田仲济在掖县省立第九中学 /130

赛时礼叔叔 /134

父亲与他的画 /137

我读《烟台日报》 /146

附：关于“宙星谈艺” /148

附 录

认识张宙星 /153

后 记 /160

诗 与 文 · 宙 星 创 作 选 ·

小说

好 迷

夜来了。他还在那里。在那被暮色唤醒，射着微弱光泽的路灯下。

“噢，再等一等。”他在抚慰着那几乎快要动摇的心。

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。冷落的车站上只有他和她。姑娘大概是等得心焦了，默默地离开了车站。与此同时，电车开过来了。他想去喊叫她，但她的身影已消失在黑暗里。

第二天，是一个清爽冷飕的夜晚。他们又在这里相遇。姑娘认出了他，向他投来了笑意。他看清了她，是一位俏丽的姑娘，有一双会说话的眸子。但他们就像昨天晚上相遇一样，没有言语。从这以后，在他的心里留下异样的感觉。这感觉是无可名状的。

这一天，他在车站候着。他的身影在路灯下的光圈里变化着，好像立在哈哈镜前似的，忽而拉大，忽而缩短。他看着自己的身影，笑了，那兴趣就像孩子作游戏一样。渐渐地，他愣住了。她洒脱地迎面走来，还瞟了他一眼。

她笑了，显然认出了他。

他却迟疑了，喃喃地说：“我……”

恍惚中，觉得她在凝视，在用一双清澈的眸子打量着。他的心动了。他怀着希望，鼓足勇气地说：“我想……”

她微微一笑。

呵，她默许了。

他心里忽地涌出了各种感情。有激动，有狂喜，还有自然而生的怀疑。

姑娘用手掠起散在额前的发丝，很坦然地问：“你是想和我交朋

友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是想……”

姑娘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在上面沙沙地写了几字，撕下来递给他。这是什么？他，欣喜若狂。上面写着什么？什么……他睁大了眼，纸片上一行字：区婚姻介绍所。

她走了，留下一片茫然。

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定睛望着路灯投下的光圈，还有那变幻的影子。

1982年12月14日，写于西屋。

好迷

—— 寅 星 ——

夜来了。

他还在那里，在那被暮色映照，射着微弱的光泽的廊灯下。西北风打着呼啸冲刷着他那张血方形的脸。

“喂，哥——”，他在控制着那几乎快要动摇的心。

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。

冷清的車站上只有他和她，两人默默地踱着步。她做大概等得心焦了，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与此同时，电车开过来了。他想大喊叫她，但她的身影已消失在黑夜里。

第二天，是个稍冷的夜晚，他们又在这里相遇。她能认出了他，向他投来了笑容。他看清了她，是一位俏丽的少女，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但他们仍沉默着，就象昨天一样。

自昨晚以后，他的心里留下了异样的感觉。这感觉是无名可状的。

他的身影在路灯下的光圈里变化着，好象立在哈哈镜前似的，时而放大，时而缩小。他看着自己的身影，笑了，那兴趣就象孩子作游戏一样。渐渐地，他愣住了。她喜悦地迎面走来，还朝了他一眼。她笑了，显然认出了他。然而，他却迟疑了。“你好。”他喃喃地说道：“我……”

恍惚中，他觉得确实实实在在地停住了步，正用一双清朗的眼睛打量着他。

他的心安定了。

他接着便，鼓足勇气说：“我叫田早，想和你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。”

她微微一笑。

呵，她默许了。他心里却暗暗地涌出了各种感情：这里有激动、狂喜，还有自然萌生的怀疑。

“我在工大学习”，他略一停顿，象是犹豫着什么，又说道：“家里条件很好。”

田早用手拢起散在额前的发丝，突然发问道：“你想和我交朋友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文雅着。

姑娘沉思一下，说：“这种结识的朋友，你达到互相了解吗？”

“我想是能够的，只要双方真诚相待，相互谅解、帮助。”

姑娘突然从衣袋掏出一个本子，在那上面沙沙地写了几字，递了下来。

“这是我的单位。”说着将字条递给了她。

这是什么，意外的收获！他欣喜若狂，急切地将字条上的文字输入眼睛。那上面写着什么？什么？……他睁大了眼睛。

纸片上清秀的字迹是：D区福利介绍所。

她走了，留下一片茫然。

他深深地点了一口，定睛望着路灯投下的花圈，还有那变幻的影子。



小说二题

上 门

他，决定给主管领导打个电话，想法似乎来得很唐突。但他毕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这位新来乍到的主管领导，个头适中，满脸堆笑，为人随和。那天，在机关楼道里，这位领导主动与他打招呼，叫出他的大名。领导用手拍打着他的肩膀，亲切地寒暄了两句。真是鬼晓得，他内心涌出一股异样的感觉。他要倾吐，要向这位新的领导倾吐一下积压在心里的话。他确实有许多要讲。他来机关工作，用手指掰掰也有好几年了，一点变化也没有。还有许许多多……

他真有些激动。他毕竟有三十了。

年前，他一直在琢磨着，苦心思索，像是在生活里面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一样。他决定了，去找这位新领导谈谈。

在机关里是没有条件的。

在哪里呢？家里。于是，他打了电话。

他按约定的时间，上路了。途中，他脑子里异常活跃。他在搜寻着一些恰当的词句。他晓得一个成熟稳重的印象胜过善言的说理。是呀，这毕竟是第一次。“大概是二门吧？”他找到新领导住所楼下，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竟然是核实门号。真是怪怪的。

他轻轻地小心地敲了两下，立足等候。门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找谁？”

他，迟疑了一下，问：“局长在家吗？”

“局长不在。”女人不吭声了。

趋 奉

小甲在主任室与主任大声争辩着，愈演愈烈。声音可以淹没这里的一切。争辩什么呢？我不得而知，只觉小甲嚷嚷的声调，充满着怨气。

我与乙君，在隔间。我在想，同事间常会有那么一点儿说不出的不悦，谁又说得准谁呀？

我倒有点儿不安起来，闻听那争论不休的话语，自个儿琢磨着，或许是……噢，毕竟是年轻了一些。瞧乙君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儿，把身子埋在沙发里，闭目养神。

忽地，争辩声消去。小甲沮丧地走来。他的脸，涨得通红通红，不知所措地在我们眼前走动。

我瞅着他，内心不住地冒出一股莫名的感受。

突然，乙君冲着小甲，说：“你也太不自重了，把嗓门扯那么高嚷什么？就不兴领导说你两句啦？！”

乙君嗓门渐渐提高了。蓦地，我觉得有点什么在触动着自己，似乎感悟到：主任室的人一定听着真切！

1989年4月3日，应约稿，写。

小说二题

张宙星

趋奉

小D在主任室与主任大声争辩着，而且，愈演愈烈；两个人的声音汇合起来，足可以埋没了这里一切。

争辩什么呢？我不得而知，只觉小D那声嘶力竭的叫嚷声，充满着怨气和忿懑。

我与Z君，都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但又不以为然。同僚间常会有那么一点儿说不出的不快，每天相处，利益相关，谁又说得准呢？！

此时，我到有点儿不安起来，闻听那争辩不休的话语，自个儿暗暗揣摩着，或许是一……噢，我毕竟是年轻了一些，瞧那Z君，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儿。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，在他脸上，你休能捉到一星点儿你想得到的印迹，他总是稳稳妥妥的。也难怪了，他的头上毕竟生出了几根白发。

忽地，争辩声消去。四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静得有些死气沉沉。

少顷，小D沮丧地走来。他满脸涨得通红，一双眉宇紧紧凝结着；神态激动、不知所措地在我们眼前无言地走动

着。

我瞅着他，内心却不住地冒出一股莫名的感受。

Z君忽然冲着小D说道：

“你也太不自重了，把嗓门扯那么高嚷什么？！(乍闻此，我不由一怔，却不见小D有何反映，真是纳闷了？)有什么了不起的事？！呵，领导就不兴说你两句啦？！……”Z君的嗓门渐渐提高了。蓦地，我觉得有点什么在触动着自己。

哦，我似乎悟到了：

——那隔壁主任室的人，定是听着真切！

上门

他，决定给主管领导打个电话，想法似乎来得很唐突，但他毕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这位新来乍到的主管领导，个头适中，满脸总是挂着笑吟吟的样子，为人特别随合。那天，在机关楼道里，他们不期而遇。谁曾想，这位领导主动与他打招呼，并能叫出他的大名，一边用手拍打着他的肩膀，一边亲热地寒暄了几句。真是鬼晓得，他内心涌出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要呕吐，要

向这位新的领导倾吐一下积压在心里的话。他确实有许多要讲。年已三十，来机关用手指掰掰也有好几年了，可如今仍然一点变化也没有，不仅如此呵，还有许多，许多……他真有些激动了，他毕竟有三十了。

年前，他一直在琢磨着，苦心思辨，象是在生活里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一样；他决定了，去找这位新领导谈谈。

在机关里是没有条件的。在哪里呢？于是，他打了电话。

好不容易熬到预约的时间，他上路了。途中，他脑子里异常活跃，他在搜寻着一些恰当的词句，他晓得一个成熟稳重的印象胜过善言的说理，是呀，这毕竟是第一次。

“大概是二门吧”，他来到新领导住所楼下，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尽是核实门号？！

真怪。

轻轻地敲了二下，极清幽，他立足等候。

少顷，门里传来一个女人

的声音：“找谁？”

他，迟疑了一下，：“局长在家吗？”（新领导是副局长。）“你是哪儿的？”“我

……我是机关……”

“局长不在，你有事可打电话给他。”屋内女人不说话了。

刊于《中国机械报》副刊（1986年4月8日第四版）